

## ■ 沧桑齐鲁

1928年底至1929年初，杨虎城在鲁东南一带围剿土匪，屡战屡捷。百姓对这支义军的到来，莫不喜形于色，以为重见天日……

## 1929，杨虎城鲁东南剿匪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 
本报通讯员 颜超 臧德三

90年前的1928年,时令人冬时,临沂城迎来一支爱民的部队。这支部队的将领便是民族英雄杨虎城。

杨虎城在临沂八个月的时间里,率部转战鲁东南各地,迅速荡涤数股土匪,为民除害,这在1928年、1929年全国动荡不安的大气候下,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义举。至今,沂蒙山区的很多乡村中,依然模模糊糊流传着杨虎城剿匪的故事……

## 土匪作恶,多如牛毛

当时的沂蒙山区,稍微富庶的村落组织民团,修建或土或石的围墙,周边穷弱村庄的百姓也可前来避难。如今有许多围墙,成为村中地标,但有的已拆除,无迹可寻。

为何修筑围墙成为当时风气?这和土匪的残暴相关。“当时,沂蒙山区土匪成灾。如横行于沂蒙山区的悍匪刘桂棠,外号刘黑七,占山为王,拥兵自据,啸聚匪徒最多时达3万余人,恶行遍及全国十余省区,所到之处,抢掠奸杀,无恶不作,罪行擢发难数。”临沂文史研究者李勇介绍。

当时,匪中有歌谣说:“要使钱,上刘团。”“跟着师长到处窜,给个县长也不换。”仅从1925年至1928年4年间,惨遭刘黑七匪徒洗劫的村庄就有1000多个,烧毁房屋20多万间,杀害群众1万多人。刘匪先后制造了白马峪村血案,杀害393人;大酒彦村劫难,屠杀947人;南孝义村惨案,杀害346人。

此外,在沂水、蒙阴、高密等鲁中、鲁东山区,还有张家栋(张黑脸)、毛大将、薛传凤、尹士贵,以及“小白龙”“草上飞”“云中凤”“八千岁”等匪股,可谓五花八门,多如牛毛。

匪乱官更腐。当时山东的军政显要从田中玉到熊炳琦,再到张宗昌,无人不喊要剿匪,个个嚷着要缉贼,省政府年年发兵,月月剿匪,匪患非但未灭,反而兵匪一家,愈剿愈癫。一股股土匪犹如一柄柄利剑倒悬颈项,普遍百姓时刻处于危难之中。因此,清除匪患,实为解民倒悬的当务之急。

“杨虎城奉调临沂旨在剿除旧军阀张宗昌的残余势力,以绥靖地方,他却心系百姓安危,倾尽全力剿匪。他善于体察民情,勇于为民解难,亲历战场血战,呕心沥血半年,率部一举荡平了临沂周边的顽贼悍匪,还百姓以安宁。”临沂文史研究专家唐士文介绍说。

打虎先敲山。杨虎城部一到临沂,便派出一团官兵,先后在临沂汤头,莒南的小官庄、板泉崖等地击溃刘之股匪丁大祥部,擒斩匪众80余人,缴枪40支。继之又派出郭景唐团在莒南王家坊村,击毙匪首王连庆及匪众40人,获步枪35支,机关枪1挺。

1929年1月,杨部官兵由费县薛南村追击土匪至朱家屯,匪众占据该村,企图死守。官兵发起猛攻,毙匪徒180人,获枪80支。同年春,杨部在城东乡埠上村剿匪时,发现匪众拂去村民150人,官兵追击救人直至江苏桃源村,方将被捕百姓全部救回。

杨虎城将军不仅主动下令剿匪,还对地方求救剿匪亦慨然应允,并尽力而为。一次,兰山区半程镇半程村夜间突遭匪众包围,俄庄区公所遂电话向师部求救,将军即派兵一营跑步四十里,火速前往,击溃匪徒,使全村幸免于难。

## 小民莫不喜形于色

待部队熟悉临沂环境后,杨虎城开始布局敲打刘黑七。刘黑七也察觉到杨虎城对自己的威胁,有所提防。他听说杨虎城在临沂城为其剿匪阵亡的将士开追悼会,便派人以吊唁为由,混入临沂城,前往侦探情况。不料,被杨虎城部下发觉予以扣押。

此时,刘黑七见势头不对,便急忙作战斗准备,以待杨虎城部队的行动。他派营长并得泉驻兵大店镇做前路,以史义成担任监军,并派悍匪丁其才、邓海峰等驻兵莒县夏庄,并与得泉军形成犄角之势,以备杨虎城部的进攻。



杨虎城在给部队讲话

1929年2月底,在杨虎城指挥下,部队除留一营兵力驻守临沂城外,集中主力进剿刘黑七部。

当时,刘匪住莒县,其主力聚集在莒县西南之大店(即今莒南县大店镇),总计约七八千人。杨虎城督率所部,兵分三路,左路赵寿山部,右路武勉之部,自己亲率中路,直指莒县和大店,包抄进击。

大店的防务极为坚固,有石头到顶的围墙,墙上有炮楼,墙外有壕沟,周围四个大门有一个营的兵力防守。但失道者寡助,据传晚清进士、大店地主庄该兰正在家中,曾派人暗地去临沂与杨虎城联系,报告了刘黑七驻大店部队的布防情况,并请求尽快来攻打。

并得泉、史义成妄图凭借大店的坚固工事,负隅顽抗。2月22日拂晓,杨虎城下令,向圩中叠放炮弹,接着攻击号响起。双方激战至夜幕低垂,匪兵在杨部猛烈火力攻击下渐次不支,被迫退至大店以北之桃源。

不甘心的匪徒又纠集“义勇队”反扑,妄图夺回匪巢,杨部组织力量予以迎头痛击,匪兵伤亡惨重,主力被摧垮,其余向莒县方向逃去。

大店一战,俘获匪徒数百,对惯匪刘黑七部是一次重创。在安乐窝里的刘黑七听说大店失守,恐莒县城中有变,遂将公安局、警备队的枪支弹药全部缴去,并将两处监狱的囚徒全部纵放,弃城向北逃窜。

对此,1929年3月4日出版的《申报》,以“杨虎城肃清莒县日照 刘黑七部向北移动”进行了报道。据该消息称,杨虎城奉鲁省府主席孙良诚命,肃清胶东杂牌军队,其先头部队约三千名。20日将莒县大店镇城包围,与城内刘黑七部下第九旅丁吉彩部队两千名开火激战。结果,刘部不支,即向日照诸城境界之两城集退却。驻日照刘部第八旅长复兴德,见杨军势大,恐遭袭击,亦于25日率部向诸城附近退去。克下日莒两县,由杨军驻守,杂牌军已完全肃清。据日照来人云,杨军纪律甚佳,所到之处秋毫无犯。前此刘黑七部驻扎时,兵士任意掠夺,民不聊生。今忽遇此义师,故一般小民莫不喜形于色,以为重见天日。

旗开得胜时,杨虎城激励官兵乘胜追击。左路军赵寿山部趁机动占莒县县城,缴获山炮两门,各种枪支弹药及其他财物甚多。在扫荡了莒县匪帮以后,杨虎城又指挥一旅之众东进日照,摧垮了复兴德匪股,并占领日照城和石臼所,直达东海之滨。

## 北杏剿匪,屡战皆捷

在初战告捷的基础上,部队稍事休整后,杨虎城又率部自莒县、日照北进,开始向另一大股匪帮——顾震部进军。顾部原为北洋军阀张宗昌所辖,约四五千人,盘踞在诸城、安丘一带,并与刘黑七结拜为盟,互相策应,借以自保。

对待顾震,杨虎城采取了抚剿并用的方式。开始,杨虎城派员前往诸城接洽,同时命第一旅旅长冯钦哉率兵跟进,希望和平方接防。顾震自恃兵力强盛,派一个旅赶往莒县、诸城交界的白马山,北杏一带,勾结逃到此地的刘黑七残匪,企图阻截冯钦哉旅。

此时,北杏村已成为刘黑七的贼窝。北杏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王尽美的故乡,坐落在乔有山下。村中的王氏巨族,被刘黑七洗劫一空。周边苑庄等地刀会聚众谋袭驻扎在北杏的土匪,被刘黑七侦知后,突出袭击,刀会溃散。刘黑七捕老弱三十多人,诬陷他们是刀会之徒,在北杏东圩门外残忍地杀害。

此举让杨虎城又惊又怒,他率部进攻北杏。3月11日开始,杨虎城部和顾震帮扶的刘黑七部激战一昼夜,顾震败退,于12日逃到枳沟一带,刘黑七则往安丘方向逃遁。

在枳沟,狡兔三窟的顾震纠结三个团的兵力,于3月13日拂晓前再次与冯钦哉旅对峙。冯钦哉旅与之激战,顾震率残兵逃回诸城。杨虎城部队乘胜追击,顾震将家眷、汽车全部丢弃,由海路只身逃往大连。杨虎城部队于3月14日占领诸城县城,缴获了一大批军需物资。

杨部所到之处,秋毫无犯,受到当地百姓拥护,民众自愿供应部队粮草,为部队引路,转运伤员,使部队无后顾之忧。杨部纪律严明,在当地有口皆碑,连俘获的匪军财物与眷属,也不准侵犯欺凌。进入诸城后,杨的卫士白志钧曾拿了缴获来的一件顾震的皮大衣,杨发现后严令交回顾的家属,当时还截获了顾的两位姨太太,以及汽车和其他财物,后杨致函顾,要其派人将眷属领回。顾为此很感激,复信表示要洗心革面。

正因杨部纪律好,得到群众支持,剿匪进展迅速顺利,使得冯玉祥的嘉奖电自临沂至莒县,又转到诸城,无法投递。冯电中称:“吾弟此次进攻胶东,战必胜,攻必克,进展之速,以至电报无法投递。”直至七十里铺战斗结束后,杨方读到冯电。

屡战皆捷,杨部士气大震。当地群众也欢欣鼓舞,自动送柴送粮,慰劳部队,感谢杨将军为民除害。然杨虎城却告诫部队:除恶务尽,继续战斗。他们连连出击,又分别剿灭了数股匪帮。如命令韩寅生部向莒县东南深山中藏匿的一股土匪闪击,匪股寡不敌众,迅作鸟兽散。剿匪部队占领匪巢,救出被匪徒绑架的“肉票”数十人,有些是惨遭匪徒蹂躏的青年妇女。他们还截获了被劫去的牲畜百余头。杨虎城下令将“肉票”一一放回,牲畜由原主人认领,老百姓落涕感激,合掌相谢。

## 黑七余孽,瓦屋作窝

1929年3月12日,刘黑七逃往安丘,受到地方“热情接待”。见此情形,刘黑七一反常态,没有公开抢掠。但刘黑七匪性难改,没过几天就原形毕露,在城南十几个村大肆抢掠,无恶不作。刘黑七还对城内乡绅勒索钱财,声音如不按数交出,立即火烧全城。官绅们不得已,凑了2500大洋递上。

对此,1929年3月26日的《申报》以“刘黑七在安丘(现为安丘)大掠”为题进行报道:“刘黑七叛向张宗昌后,驻防临沂之杨虎城军即节节进攻。于不数日间将莒县及日照收复。现刘黑七已全部开至安丘,驻扎附城左右二十余村中。刘氏本人则驻于城内,前由日照掳来之富户、有潜逃者、有赎回者。而沿路退

走时,又仿在日照之法办理,故枳沟、嘉乐等村之富户,均随在行营筹办给养。凡遇新乡赴安丘之行人,一有可疑,即行扣留。遇有红枪会之村庄,多不供其给养,故刘氏亦极力仇视、杀戮之,焚烧之,日必有闻也。刘氏于开释富户之时,必亲向富户讲话,措辞极为可笑。”

3月25日,杨虎城所派追兵赶到安丘。当晚8时,官军攻克安丘城。刘黑七沿在日军控制下的胶济铁路,向昌乐方向逃去。临行前,刘黑七强行拉走若干壮丁,还将安丘南关“聚成”等商号,抢个精光。

刘黑七逃出后,先后投靠阎锡山,依附于石友三、宋哲元,时官时匪,窜行半个中国,成为闻名全国的“山东巨匪”。刘黑七再次窜回山东时,韩复榘多次围剿未果。1943年11月,刘黑七被八路军击毙于费县,结束了他作恶多端的一生。

待杨虎城班师回临沂后,刘黑七的余部又在临沂北部作孽。在今沂水县夏蔚镇甄家疃一带,对土匪如何破了瓦屋崖,如何又被杨虎城部队剿灭的故事,已经零零散散。许多老人从传说中,还是说出了“杨虎城部队”“薛司令”乃至光棍头子“李朋均”等相关的人名和模模糊糊的旧事。

瓦屋崖,是1929年正月二十五,土匪里应外合打开寨门占据的。这股土匪,头目叫石增福、李朋均,本是跟着刘黑七占了莒县城。在刘黑七被杨虎城赶出莒县城后,石增福、李朋均跟着刘黑七北逃。正月二十抢了杨庄集,之后石增福、李朋均带着小股土匪脱离刘黑七西逃。

李朋均带着二三百土匪,奔西南逃到了瓦屋崖附近。当时,瓦屋崖山寨里,住着甄家疃、石牛峪、上里庄等几个村的老百姓。土匪覬觎山寨里的财富,也瞅准了瓦屋崖山寨易守难攻的地势,因而就动了贼心去破山寨。

土匪如果硬打,是很难打进山寨的。狡猾的土匪,用了一招平时惯用的方法,高价收买了一个上里庄的“钩子”(即内奸)作内应。

1929年正月二十四日下半夜,土匪摸到了瓦屋崖西门围墙下。寨内的“钩子”施诡计,把守门的岗哨骗开。土匪翻越圈子墙前,毕竟心里没底,怕“钩子”不牢靠,就向山寨里扔了石块试探。当时,寨墙内屋子里有几个人在赌博,有人听到了响声,问:“有动静,怕不是‘光棍’来了吧?”

恰巧,处心积虑的“钩子”也在这屋里,就打圆场儿说:“这是猫踩翻了石头。”结果,赌博的人继续赌博。土匪们一个个放心大胆地翻过了围墙。

继而,土匪打开了大门,匪众从大门一拥而上。土匪冲进了山寨,在黑夜里大喊大叫,一是为了壮胆,二是为了恐吓。冬季的黑夜里,睡梦中的人们赶紧摸黑逃命,身强力壮的青壮年还能跳围墙跑掉,可怜那些老弱妇孺,爬不上墙,也跳不了墙,只能找个犄角藏身。

天亮后,土匪们拿着大刀把藏匿在寨中的老人、妇女、孩子找出来,赶到一起,而后审问“过嘴”;留下了一些当“肉票”,放回一些回去筹钱。瓦屋山上的粮食甚至耕牛牲畜一点也没有被村里人带走,全部被土匪占有。可怜那些落到土匪手中的老人、妇女,任人宰割。

石增福、李朋均占了瓦屋崖后,东犯姚家店子、高桥、杨庄,北夺下位、黄山铺、泉庄,四处作恶。这年三月初三,瓦屋崖土匪掳去上里庄王东升之母,开价200块银元。王东升求亲友只借得188元,仅缺12块,其母即被残杀。瓦屋山土匪,其凶残程度可见一斑。

## “除暴安民,责无旁贷”

“院东头乡解家坪村的李家顶山寨,所幸没被占据瓦屋崖的土匪打开。”李勇介绍说,土匪打劫李家顶,也选择了下半夜。黎明时,土匪们一个个从后坡摸上了山。当时,山坡上是一人高的黄草,土匪们趴在黄草里向上摸爬。那晚值更的人很细心,在寨墙上站岗,忽然间看到一只野兔窜到了围子墙下,仔细看来,黄草下分明有贼人藏着。

值更人赶紧大声呼喊,山寨里的人闻听后立



杨虎城

即作战:一起从围墙上用石头砸土匪。这石头,都是打磨好的“尖棱石”,威力无比,打得土匪抱头鼠窜。如今,在山下村庄,谈起李家顶抗匪,人们还是赞叹那只兔子,说是“兔子报信”救了李家顶。

沂水一带百姓,向来称呼土匪为“光棍”。在瓦屋山西侧的盘龙固上,记者见到一块晚清石碑,上面记载了“光棍”来袭,村民修建山寨的前后历程。

深受“光棍”祸害的村民,向沂水县政府联名上书,请求政府警队剿匪除害。当时的沂水县警队无力围剿,县政府就礼请了威名赫赫的赣榆民团司令蒋家斌带团前来围剿。

据说,当时“蒋司令”率领500余人来了以后,对消灭这股土匪充满了信心。可真正攻打起来,却没了办法。该部以石牛峪村的朱恒山作向导,向土匪盘踞的瓦屋崖山进剿。由于民团缺乏山地作战经验,加之武器低劣,指挥无法,结果,被顽匪石、李乘隙率众冲下山来,民团一时措手不及,四散奔逃。蒋也险些被擒,幸被朱恒山搀扶上马,加鞭奔去,得以幸免。

此时,杨虎城从莒县回师临沂。百姓公推代表,会同官府到将军行辕吁请剿匪。将军表示“除暴安民,责无旁贷”,便派了一个连住到了“老猫窝”。这个连先派了几个人到瓦屋崖下侦察情况,不料,连队的情况早就被土匪发现。土匪看到几个士兵到了山下,就化装成老百姓下山挑水。

挑着担子的土匪,下山接近杨虎城部士兵,士兵竟未能察觉,还在山岩旁脱了褂子捉虱子。结果,土匪猛然发动袭击,几个士兵惨遭毒手。继而,连队士兵仗着快枪在手,发起攻山,也被土匪打得没有办法,还损失了二三十个士兵。

杨虎城将军闻听悲愤交集,随后派了一个团拖着大炮来到瓦屋崖攻山。在进攻瓦屋崖匪股时,杨虎城以智取胜。因该股土匪盘踞崖顶,上修有石城,防御坚固,只有一条山路通向崖顶,大有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之势,易守难攻。他派人侦察,发现崖上无水,必至山下泉边取水。

于是,杨虎城一面命令部队佯攻,暗中派精壮兵士守于泉边,待匪徒下山取水后,尾随其后上山。守崖匪兵饥渴难耐,对取水上山的人一时真假难辨,不敢贸然开枪。此时,杨虎城命令守备在东山上的炮火猛烈轰击崖顶,上下夹击,大获全胜。

进攻开始,大炮震天,轰开了山寨大门,炸裂了山寨内外,山石崩裂,浓烟滚滚;勇敢的部队官兵快枪、机枪连发,山寨里的匪贼被打了个七零八落。

西门的杨虎城部士兵,进攻不力。土匪们把洋钱成筐地从寨墙上倒下,士兵们乱作一团忙着抢钱。很多土匪趁乱用绳子,从悬崖上滑下逃跑了。没跑成的,大都被官兵打死和处决了。

此役过后,沂水西乡少有顽匪骚扰。战斗结束,民众热情高涨,一面劳军,一面将烈士遗体背下山上。县长派员将烈士遗体运回县城,备棺盛殓,安放在西门外沂河岸边,搭棚致祭,而后筑坟埋葬。临时以木牌书写烈士姓名,安插墓前。翌年春,以石碑易之。烈士墓座西向东,墓群当中,立一高大石碑纪念,碑正中是“碧血鲜花”四个大字。右上侧刻有二十一师剿匪叙文;左下侧书“沂水全县民众敬立”等字。

杨虎城将军鲁半载,继之调豫,戎马倥偬,功在临沂,名留千古。数月间即解决了张宗昌的残部,端掉了刘黑七的家底,肃清了沂蒙山的匪患,堪称虎将。长期遭受匪患蹂躏的鲁南民众重获安定,真心拥护和赞扬亲民爱民的杨虎城将军。所以,在听闻杨虎城将要奉命离开临沂的消息时,百姓纷纷自发组织起来,苦心挽留……

## 相关链接·

杨虎城部一伙夫因私向民家盗卖白面,被告发查获。杨将军亲自审讯查实后,随即在临沂南关大教场集合全军,

先向官兵讲明情况,后将伙夫当场执行枪决……

## 亲民虎将军 治军铁手腕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杨虎城部到临沂来,颇费一番周折。1927年初,杨虎城率国民军联军第十路军(后改编为第十军),东出潼关,参加北伐。岂料,毫无信用的蒋介石即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公开叛变了革命。杨率部驻扎在安徽太和地区,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,他不仅不执行蒋介石、冯玉祥“清党”的命令,反而重用共产党人。

1928年春,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日趋表面化,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杨虎城,受冯玉祥统辖,只能在夹缝中求生。4月,以杨部为基础,以南汉宸为书记的中共皖北特委所领导的阜阳武装暴动失败。蒋介石侦知这次暴动主要是杨部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所策动,便严令杨虎城将他们逮捕后押解南京。杨无奈,只得令人

礼送百余共产党人出境。他为避免种种矛盾,遂将军务交予所部第二师师长孙蔚如代理,便东渡日本,考察游历。

1928年10月,蒋介石令嫡系陈调元师压迫杨虎城部,迫其由安徽太和一带移驻鲁西南县、鱼台、成武、曹县、金乡诸县。这里位于南四湖西岸,地势低洼,是著名的黄泛区,洪涝灾害频生。正如当地民谣所唱:“雨后一片明,小船遍地行。到处是芦苇,只闻蛤蟆声。”因而,人民生活困苦不堪。

杨部进驻鲁西南后,严寒已至,官兵衣薄履单,军粮无着,困难重重。一位在北伐中跟随杨虎城参加过西安守城战的老兵,在单县城门上写过一首打油诗:“前年围城在西安,今日驻扎在单县。艰难困苦都受尽,半斤黍黍吃两天。”部队的困境由此可见一斑。为了渡过

难关,官兵只好过着“跑步以御寒,杀军马以充饥”的生活。

局势混乱,生活艰难,官兵深感前途渺茫,情绪消沉。恰在这时,又接到冯玉祥要第十军编为第21师的命令,内部因此又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。孙蔚如无奈,只得连忙派人到日本向杨虎城面报情况,敦请他速回国主持大计。后部队冒着严寒,长途跋涉,于年底由丰县、沛县渡过南四湖,经临城、枣庄向鲁南中心城市——临沂集结。

1928年11月16日,杨虎城由日本回国。杨虎城回国后,在南京见冯玉祥时,冯便将清剿鲁东南匪患、为民除害的重任委于他。杨将军接受任务后直赴泰安。当时,山东省府济南自1928年“五三惨案”被日军强占,省府只得暂时移泰安办公。杨虎城见冯系之山东省

主席孙良诚,面商部队的任务和武器,粮秣供应等问题后,便奔回临沂。自此,这支部队才重新有了“中心”。

杨将军在回到部队的第二天,即集合全体官兵训话,并提出了“不扰民,不害民,爱护民众”的口号。时值深冬严寒之际,官兵还是单衣,且无薪饷,每天伙食仅以小米、地瓜稀饭充饥,生活十分艰苦。但士气并不低落,兵营之内,令行禁止,训练有素,军容严整。每日学术两科,紧张活泼,习文练武,精操细作。在操练中,尤其注重战斗演习,如野外勤务、夜间训练等,都是从难从严要求。杨虎城每日必亲自巡回视察各部训练情况,好的表扬,差的重来。在这种严格训练下,部队士气旺,战斗力强,能吃苦,敢打硬仗。

临沂城内大街小巷见兵甚少,对市面商铺和

百姓住户也无骚扰侵犯,社会秩序安定,市民生活平静,官兵对待百姓也鲜有打骂动粗之事。

杨虎城对部下官兵要求甚严,铁腕治军,对酗酒赌博、吸食大烟及军纪松弛者均严加惩处。在一次会议上,师参谋长王一山因迟到被罚立正;又在一次操场上,因第三旅迟到,参谋主任仲兴哉被罚跪……杨虎城还亲自带兵搜查,当即查获九团团副刘顺和吸食大烟的烟具,遂即扣押。翌日在操场上出示烟具证物,并宣布将刘顺和以违抗命令入罪,当场枪决。一时全军皆惊,从此官兵皆怀畏惧之心,烟毒遂得以肃清。

杨虎城对贪污受贿及作奸犯科者更是严惩不贷,铁面无私。其所属有一伙夫因私向民家盗卖白面,被告发查获。杨将军亲自审讯查实后,随即在临沂南关大教场(即今烈士陵园)集合全军,先向官兵讲明情况,后将伙夫当场执行枪决。杨将军个人生活起居亦极简朴,朴素军装一身,与士兵相同,对于地方宴请均一概谢绝。

杨虎城驻临沂期间还曾创办过一份地方报纸,名为《鲁光日报》。该报为两开,石印,其内容体现了对地方民生民意的关心之情,也夹杂着对地方当局弊端的批评指正,更充满了对民众正义之举的支持肯定,为当时的临沂城带来一股清新之风,很受当地读者受众的称赞欢迎。可惜的是,1929年5月杨部移防他处后,该报纸即被停办。